



青山不老 蚕茧生金

——我市续写柞蚕养殖生态答卷

本报记者 刘宇 魏秀葵 隋春波 崔薇薇/文 鲍杰/摄

“看，这蚕茧又大又饱满，今年又是好收成！”金秋时节，盖州市东部山区漫山遍野的柞树林间，远远传来蚕农们爽朗的笑声。走近看，一簇簇柞树褪去翠绿，黄绿相间的枝叶间，灰褐色的蚕茧裹在卷曲的树叶间，像是在和你玩捉迷藏的宠物。蚕农们背着竹筐穿梭林间，指尖麻利地采摘着，汗水顺着黝黑的脸颊滑落，却挡不住满眼笑意。

山养珍蚕： 自然馈赠的“绿色珍宝”

清晨，薄雾笼罩着盖州市东部山区连绵的褶皱山脉，柞树林间弥漫着清新的草木气息，它们是柞蚕赖以生存的天然粮仓。初秋，放养在山林间的柞蚕开始吐丝作茧——这些“食柞叶、饮晨露、沐清风、听鸟鸣”的小家伙，是山林馈赠给当地人的“绿色珍宝”。

“我们这儿的柞蚕不用喂饲料，不用打农药，纯靠山林滋养，蚕蛹鲜得很，蚕蛾泡酒更是滋补佳品。”盖州市万福镇柞树甸村的老蚕农王大爷一边和老伴剥着茧壳一边对记者说，“这可是纯正的原生态美味儿！”

盖州市是全省发展柞蚕最早的县份之一。清初，山东移民将蚕种带入辽东，自此，当时的盖平一带开始有柞蚕的少量放养。康熙十六年（1677年），《盖平县志》中“山蚕作茧，民取织纴”的记载，揭开了盖平县柞蚕养殖的序幕。蚕场清初形成规模，民国时期迎来鼎盛。据《盖平县志》记载，1919年，全县柞蚕放养达14604把，年产蚕茧超万吨；1921年，放养量增至21450把。当时的“老茧市”上，蚕茧堆积，商贾云集，车马不绝，是“东北亚古丝绸之路”的一处繁华盛景。

新中国成立后，柞蚕放养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全县养蚕能手各显神通，刻苦钻研养蚕技术，盖平县柞蚕放养水平达到新高度，产量大幅提升。1957年，全县放养柞蚕20000余把，成为东部山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1958年后，因柞树资源受损，产业一度下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承包制让蚕业重焕生机，1998年，缫丝企业逐渐形成规模，柞蚕的加工和销售也很乐观，产品远销日本、印度等地，进一步推动了产业发展。

新世纪的钟声敲响后，经盖州全市上下共同努力，缫丝企业逐渐形成规模，蚕业生产步入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营口东部山区作为柞蚕的核心产区，2024年柞蚕产量达2239吨，放养面积约20万亩。优等大茧每斤售价70元，蚕茧、蚕蛾、蚕蛹深加工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一枚小小的“绿色珍宝”，成为山区群众致富的“金钥匙”。

茧牵富路： 产业链上的浑厚交响

“今年这蚕长得壮，结的茧又大又厚实，保守估计能多赚两万块！”走进万福镇贵子沟村的蚕农李大姐家，只见今秋采摘完毕的蚕茧在自家院里堆成了小山。这幅丰收图景背后，离不开产业带头人的引领。

营口市人大代表、盖州市旭丰柞蚕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徐锋，是贵子沟村蚕农们心中的“主心骨”。皮肤黝黑、双手布满老茧的他有着30年养蚕经验。谈起柞蚕，徐锋打开了话匣子，20年前，贵子沟的蚕农养蚕全凭老一辈流传下来的土办法。柞蚕生长的过程经过蚕卵—蚁蚕—熟蚕—蚕茧—蚕蛾五个阶段，其中，



蚕茧挂枝头。



介绍酒产品制作工艺。

由蚁蚕到蚕茧，在山上大致需要四五十天。蚕农们盯着那些蚕由小变大，由大变熟，到了收获时节，男女老少全家总动员，抢抓时间上山采茧。收了茧还得背着筐四处找收购商，压低价也只能忍着，一年忙到头，赚的钱刚够糊口。守着绿水青山，乡亲们日子却没富起来。

20年后的贵子沟村，漫山柞树林郁郁葱葱，成了蚕农们眼中的“绿色银行”。“以前养蚕是靠天吃饭，现在是靠技术、靠合作社，绿水青山真能生金！”2013年，徐锋牵头成立合作社，搞起“统一供

种、技术指导、保价回收、精深加工”的产业链，贫困户没本钱他免费送茧种，没技术他手把手教，收茧价比市场价还高，一门心思让大伙儿零风险赚钱。徐锋边说边翻开合作社台账，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800多户蚕农的信息。

为破解“养蚕人多、懂蚕人少”的难题，他常年奔波各地学习先进技术，组建专业技术团队，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不管刮风下雨，只要蚕农有需求，技术员随叫随到。夏秋两季，合作社里，交货、收茧的人络绎不绝，秋收前后的蚕蛹销售

高峰期，省内外订单电话响个不停。

如今，旭丰合作社年放养柞蚕3万余亩，产值超3000万元，带动数百户村民加入养蚕行列，上千人靠小小的蚕蛹实现了就业致富。历经20年变迁，柞林成了守护生态的绿色屏障，更成了带动乡亲增收的“金山银山”。

来到合作社，正碰上柞蚕种茧场改造实施扩建工程。徐锋领着记者边参观边介绍说，新建的冷库、恒温库可进一步用于柞蚕保鲜，从而更好地守护乡亲们的希望。合作社研发的“赤山沟雄蛾酒”，以《本草纲目》誉为“神虫国宝”的柞蚕雄蛾为原料，经独特工艺酿造而成，如今成了“爆款”，让柞蚕的附加值翻了好几番。

上游割茧、卖蛹，下游缫丝、织锦……产业链的延伸，让蚕茧的价值持续放大。步入位于榜式堡镇马连峪村的盖州市金马绢纺有限责任公司，蚕丝胎车间里，工人们正熟练地将蚕丝一层层铺开，确保蚕丝胎基底均匀蓬松，丝绸纵横交错、薄厚均匀。公司销售经理杨军介绍说，从前期除杂、洗练、烘干、检验，再到后期裁剪、缝制、做被等，全流程都进行严苛的把控。“我在这里上班，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收入稳定，还不耽误照顾老人孩子。”村民马大嫂一边麻利地干活一边对记者说。

马连峪村共有“金马”“嘉泰”“亿成”等多家丝绢企业，形成了从缫丝制棉到成品加工的完整链条，带动村民就业，柞蚕深加工产业年产值达3.5亿元，占全村生产总值的60%以上。作为“中国柞蚕生产第一镇”，榜式堡镇现有丝绢企业17家，占盖州市总数的一半以上。全镇年产精干棉6000吨、水缫丝180吨、蚕丝被30余万床，年产值近10亿元，提供长期岗位1000个、季节性岗位2000余个。2020年8月，营口市柞蚕丝绸行业协会在榜式堡镇正式成立，开启了产业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走进展厅，各式各样的蚕丝被、丝绸服饰琳琅满目。杨军说，20年前，“金马”还是一个小规模加工厂。发展过程中企业认识到，仅生产和销售初级蚕丝加工品，效益很难提高。于是，全厂在提高品质的同时积极打造自己的品牌。2007年1月，该厂提交的“北宝”商标注册申请得到正式批复，“金马”由此踏上品牌化发展的快车道。

如今，该公司的“北宝”牌蚕丝被被评为辽宁省名牌产品，“北宝”牌商标被评为辽宁省著名商标，今年，在省、市、县三级林草部门的大力推荐下，更斩获了“辽宁优品”称号。“我们的产品不仅销往全国，还出口到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家，每年出口额都在增长。”

从枝头的蚕茧到货架上的精品，从乡村作坊到现代化工厂，营口柞蚕产业正以完整的产业链条，奏响“一枚蚕茧造福一方百姓”的致富乐章。

绿富同行： 青山绿水的生态答卷

“咱们村民要申请蚕场轮伐，手续复杂不？”走进贵子沟村村委会，村党支部书记徐宝玉开口即向林业人员咨询相关政策。“蚕场轮伐更新周期：从幼树成活开始，中刈蚕场二至三年；根刈蚕场五至六年。不到期限，不得轮伐更新。如果符合条件，我们将指导农户快速办理采伐证。”盖州市万福镇林业站站长王永兴回答。

柞树树干挺拔、枝叶繁茂，是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的生态屏障。“20年前，柞树养蚕，都得把柞树从根部平茬，方便蚕吃

叶子和农民采收。”营口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王喆介绍说，正因为此，柞蚕产业的蓬勃发展也面临着生态保护的考验——传统放养中，柞树需定期修剪砍伐，导致树型矮化，防风固沙、涵养水源的生态功能减弱；若放开采伐许可，全市森林覆盖率将面临减少的局面。如何既能保住绿水青山，又能守住金山银山？营口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柞蚕产业是东部山区农户的‘钱袋子’，生态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命根子’，两者必须兼顾。”王喆说，我市各级林草部门多措并举，探索生态友好型发展之路，不断探索生态型柞蚕场建设，开展退化柞蚕场补植，培育生态型柞蚕场，科学放养，既增加了森林蓄积，又提高了碳汇能力。

林草部门工作人员带着案例图册、宣传手册，深入田间地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并普及森林保护法律法规。“以前不知道乱砍柞树违法，现在明白了，这山林是我们的饭碗，得好好护着。”蚕农们纷纷表示。经过不懈努力，蚕农的生态保护意识普遍提高。

盖州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主任侯世宏介绍，作为柞蚕业大县，盖州市政府始终将柞蚕产业置于乡村振兴的重要位置，在柞蚕场科学管理、产业创新发展方面予以大力支持。2024年，盖州市林草局对全市经济林柞蚕场进行了全面规划调查，按实际情况分类经营、定向培育，科学谋划。通过明晰产权、强化技术支撑和完善产业链条等多项举措，盖州市这一传统产业已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贵子沟村，记者看到，划定的柞蚕场内柞树疏密有致。盖州市林草局局长王安旺向记者介绍，长期以来，他们坚持柞蚕场科学生态规范化管理，坚持“宜林则林，宜蚕则蚕”，科学划定柞蚕场，对适合放养柞蚕区域，开展生态型柞蚕场建设；对沙化残次出现水土流失的，退蚕还林，封山育林划为公益林保护。

“我们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行集体林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蚕农在自己的蚕场开展轮伐更新、补植改造，蚕场生态逐年变好，为开展柞蚕生态放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王安旺说。

科技赋能让生态与效益实现双赢。市林草局与省林草局、省农业农村厅、高校共建技术服务机制，定期组织培训，邀请专家现场指导，探索性开展新品种引进和技术改良，选择培育高产、抗病性强的柞蚕品种，试行标准化制种技术。推广健康养殖模式，不断加大柞蚕场管理，在提高产茧量的同时，柞林的生态功能逐步恢复。

“我们借鉴省内其他城市成功经验，正在探索生态放养新模式——蒿柳养蚕。”市林草局森林资源管理科科长许飞向记者介绍，2025年，阜新市彰武县通过种植蒿柳喂养柞蚕，实现沙地经济转型，当年投入当年回本；沈抚示范区马刚街道通过“联村共建”模式扩大蒿柳种植千余亩，带动村集体年收入超20万元。“蒿柳根系发达，能在沙地扎根，是防风固沙的好手，叶片蛋白含量高，更适合柞蚕食用。”许飞说，中叶蒿柳品种适应性最佳，养殖周期较传统模式缩短20—30天，剪下的枝条还能制成种苗或饲料，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目前，我市正计划推广这一模式，让这片青山变成更大的“聚宝盆”。

从传统养殖到生态转型，从单打独斗到产业集群，营口人用智慧与坚守，让一根根茧丝交织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纵横经纬，织就一幅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秀丽锦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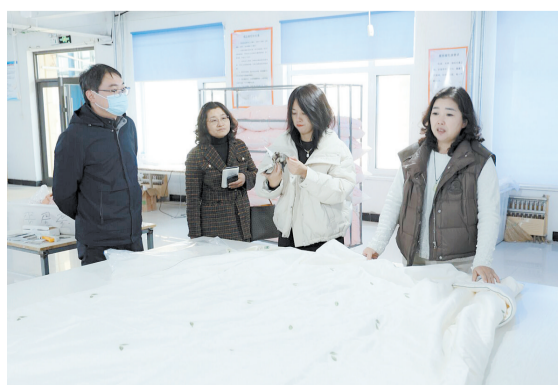
蚕农割茧。



丰收喜悦挂眉间。



道工序严格把控。



企业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产品。